

经典文学

Classical

虹影——作品

HONGYING

K—英国情人

English Lover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海外借

K—英国情人

虹 影——作品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K—英国情人/ (英) 虹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 10
ISBN 978-7-5411-4449-3

I. ①K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1662 号

YING GUO QING REN

K—英国情人

虹影 著

责任编辑 李淑云
责任校对 汪 平
责任印制 唐 茵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 mm×203 mm 1/32
印 张 8.5 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449-3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本小说女主人公纯属虚构，特此申明。

献给那个人

修订说明

这本小说改得最少，想得最多，仿佛一提笔，所有文字就在那儿。

都知道这本书以前叫《K》，国内最早版本是花山文艺社出版的，也都知道被长春法院禁掉，也就有了法院同意出的春风文艺社的《英国情人》版本。

当然各种盗版最多，在我出的书里位于第一名。

这次修订，主要是荷兰卡桑德拉电影公司拍电影，我在意大利度假，有时间再读了一遍。

在东西方数十载，有耻辱有羞愧，胜过那荣誉，像琥珀里的蠕虫，谁能知晓生命存在的秘密？

唯有时间，也会有这么一天，这本书会以《K》之名，重新在国内出版。

开篇之前

天黑下来，仿佛已经过去了一百年，一千年。我心中的
人，多少年来，你一次一次占有我的梦。你对我一遍一遍说这
整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永远没有结束，虽然你早被德国炸弹撕
碎，而我消失在战争的烟雾之中。你像在提醒我：前世为一个
情字，受了诸般苦，后世照样不可能逃脱：忘记是没有用的，
因为梦不由我们做主。

是的，我一点一滴都未曾忘怀，你眼睛的奇异亮光，一寸
一寸照亮我绝望的漆黑。你站在那高而险的山崖上，像在等待
什么，终于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彩虹，你发现那就是我。
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在那个神奇的时刻，你我识得了
你我。

当年你来到神州古国，我们结伴而行，路过一个寺庙。当
我们一同礼赞时，我感觉到，我一向狂嚣不安的心，淹没在一
片湖水般的宁静里。我向天发誓，永不忘记这一刻的灵光。直
到今天，几辈子之后，我记忆犹新。你呢，你是否还记得，哪
怕你在某个人心里？

一切都怪我的心，因为我的心是空的，那么容易与你相融，好像水倒进水里。你正面双臂环抱着我，我全身覆盖着你，莲花环绕着我们。你是方法，我就是智慧；我是死亡，你就是刀刃。我们那天就明白，只有我们两者合一，才能给生命一个意义。于是我们在某一天，成为一本书的纸和字，无法剥离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跟随我的声音，跟着我的脚步，和我一起回到书页里，闭上眼睛，进入那美如天堂的情欲之境。

人们——熟知的人，陌生的人，愤怒不倦的人，拒绝听这故事的人——你们都得先抛开那曾经存在的一切记忆，比如年代，比如名字，比如地点：唯有我们共同拥有的这片心中的宁静，唯有裹卷我们的时间长流，才是真实的。

几人有过这样的幸福？那年，我们竟然弄丢了年龄。

目录

开篇之前

a	遗 书	1
b	那个地方叫青岛	6
c	烛光晚宴	17
d	只好梦中遥望海上的灯塔	36
e	我不能像渴望海洋那样渴望你	57
f	在火车上读她的小说	62
g	北京梦境	69
h	修行爱和欲	80
i	中国丝绸	94
j	试 妻	101

k	第一次见到艾克顿爵士	106
l	让我们上香山	109
m	螃蟹的美	116
n	战争将至,拿走我的心	125
o	还有我们的青岛	134
p	虹的形象	155
q	还是渴望海洋	165
r	“不嫉妒”	177
s	走上正轨	190
t	与易在一起	195
u	K是第一	211

v 因为龙舌兰花开 214

w 让我快快看到你 226

K 给裘利安的诗 229

附 录

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/陈晓明 237

走进裘利安·贝尔的情感世界/顿珠·桑 ... 245

答杨少波八问 250

遗 书

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，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。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，伤亡惨重。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。救护车在公路上，目标暴露，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，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袭。中旬战事更紧，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。

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袭。

七月十八日清早，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。返回的路上，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。笔直的土路太窄，无法曲折前行，两边田野太暴露，已来不及撤下伤员。他只能大踩油门，拼命加速，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，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，他突然狠踩刹车，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。随着刹车的尖叫，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，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，弹片打烂了引擎。水箱破了，蒸气带着嘘叫乱喷。

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。他爬出车座，抖落一身碎玻璃，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，瞧着飞机远扬。后面车厢的护

士，虽然他警告过，还是撞得不轻，伤员更是狂声叫疼。此时，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，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，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“前线的诗人”去演讲。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，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。毕竟，在炸弹的呼啸中，行动，是最有力的诗句。

卡车没法开了，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。回到医院，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。

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：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，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，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。

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，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。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。已经不能动手术：手术只会加速死亡。满地伤员，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。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，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，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，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。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，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，脸色惨如大理石，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。

护士正要离开，看见他嘴唇启动，好像有话要说，就停下。他的眼睛努力睁开，但未能办到。护士俯下身，医院喧闹，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：“答应我……告诉她……”

护士温柔地问：“谁，”她瞥了一下他标签上的名字，“谁，裘利安？”

“她……告诉她，我梦想参加革命，想有个漂亮情人。她都给了我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死而无憾……但是她得知道，否则都是徒劳，徒劳……如果她在这儿，如果我能见到她……”

护士记得自己已多次试着扮演快死的人的爱人，她说：“我就在这儿，裘利安，告诉我。”裘利安的眼睛睁开，看了看她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闭上眼睛。

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，端详说话的这个人：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，还在快速渗血，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。他很痛苦，说这些话时异常不安。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，又充满忧虑，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，但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战争正在进行，什么都可能。

他又说了一些话，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，但是太含混模糊，怎么听也听不清，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：他又陷入昏迷，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。

夜里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。

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，褪掉手套，洗了脸，坐下签死亡证明。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，他很机械地签着，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。签完最后一张，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，才突然醒过神来，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，有一张，名字有点熟悉。他找到那一页，不错，就是这名字——裘利安·贝尔。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，母亲范奈莎·贝尔，地址是伦敦，布鲁姆斯勃里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。

医生搁下报告书，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，叫护士长。

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·贝尔司机的遗物，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。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，盥洗用具，一本手订的薄书，手书中分行的字，像诗，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，东方文字。几页折叠齐整的纸，夹在诗集里面，没有装信封，字迹却很工整。

此信，请交给我母亲，在我死于疾病或事故时，或是听到消息，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。

开场很普通，明显是遗书。不错，医生想，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。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。遗书相当长，他没有时间看。他的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：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。

两年前？中国？什么遗书！

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，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。暗花是竹叶，亮闪闪，翻一面，黄色淡了些，双面丝缎，很东方情调。边角有个K字，像是手工绣的，深黄丝线。他叹了口气，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，埋入土里后，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。

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，把死亡报告书再擦了一下，放在桌上。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。

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，喉咙和舌头都像烫伤的皮肤一般难受。他站起来，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。这时，他想了起来，他遇见过这个死者。

是好几年前，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，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。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，“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”：画家范奈莎·贝尔，作家弗吉妮娅·伍尔芙。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，亚麻色头发，健康，高大，英俊，就是笑声太响一点，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。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，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，搂住他的肩膀，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。

“裘利安·贝尔，”朋友在他耳边说，“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才生，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‘第二代’诗人。”演讲又被打断，会场闹哄哄的。那位朋友悻悻地说，“自以为是艺术家！”

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，依然被宠着，心里挺羡慕的。

那个地方叫青岛

轮船靠在青岛的小港码头，抛下铁锚，裘利安提着行李箱跟着旅客下船来，跳板刚站定，裘利安还未回过神来，一辆人力车就到裘利安跟前，说了一大串奇怪的中文，夹杂几个大概算英文的词，他只听懂两个词 Please, Sir。这车夫年轻的脸，很诚恳，给他一个好印象。以前在关于远东的纪录电影中看到过有这么一种人拉的出租车，不免有点好奇。

于是他跨上车。但他这么大的个子，一落座，车子就嘎吱一阵乱晃，显然不是为他设计的车。

这中国苦力短衫短裤，穿得还算干净，但是背脊佝偻，拉车的样子，他看不下去。或许每个中国人力车夫都是肺病相。他想跳下车，让这病人拉着他，有些过分。这情景肯定很像“帝国主义在东方”的漫画。可是，一旁的车夫正朝这年轻人吼叫，他的车夫想必因为拉到生意，正在得意地回嘴。一看这局面，他只得留在车上，不能让他的车夫失望。

这是个傍山依海的半岛城市，海水伸入丘陵，留下一个手掌之形，可进可退，非常自如。据说这山城近一百万人，两三